

那时那台风

□俞亚素

每年夏天,台风总是不请自来。它肆无忌惮,任意蹂躏我们的家园,百般捉弄我们的身心,然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。临走时还不忘回眸一笑:再见,亲爱的宁波朋友,下次我一定还来哦!

所以,我不爱台风。但是,我却爱刮台风的日子。这会不会很矛盾?台风来临时,屋外风狂雨骤,屋内的我却可以读书临帖喝茶听音乐,尽情做一些悦心而又小资的事。偶尔看一眼屋外的惊心动魄,又环顾一番屋内的温馨祥和,心里着实享受这种极致的对比。然而,我更怀念的是小时候刮台风的日子。是的,小时候,我住在咸祥镇外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,而咸祥,正是各路台风最喜欢光顾的海边小镇。

闭上眼睛,穿过时光隧道,一屁股跌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,我已变成了一个前梳刘海后扎羊角辫的女童。彼时,墙上的广播正传来一个急切的女声:“各位村民,各位村民,大家注意了,现在播送紧急通知,某某号台风有可能在明后天登陆……”是了,那会儿台风还没有像现在这般时髦的名字,只有一串数字代号。消息播出后,宁静的乡村顿时有些骚动了。大人们开始频繁串门,开口闭口都带“台风”二字。小孩儿们最是不省心的,攥着母亲的围裙也忙着跟进跟出凑热闹。我这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分泌一种莫名的兴奋——台风来了,真好!

台风不负众望,果然呼啸而至,身后往往紧跟滂沱大雨。然这风雨天却给了大人们一次偷闲的机会。只见这一家,一群男人围着八仙桌,有站有坐,吸烟打牌,间或夹杂着朗朗笑语。又瞧那一家,五六个女人坐成一圈,边打毛衣边聊八卦。小孩儿们多是跟母亲的,或在一旁玩游戏,或黏在母亲身边听八卦,甚或趴在母亲膝盖上打瞌睡。我们家房子在村中是最是结实和宽敞的,父母又热情好客,因此常常成为村民们的抗台根据地。东厢屋被男人们霸占,西厢屋却是女人们的世界。看着家里到处都是人,我小小的心一直处于兴奋状态,甚至连晚上睡觉都不安分起来,一个翻滚,就睡到床底下去了。

民以食为天,不管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,肚皮总是要饿的,饭也总是要吃的。可是外面又是风又是雨,煮妇们根本去不了菜园也去不了菜场,似乎有断餐的危险。实则不然,这家煮了一大锅玉米,那家烤了一大盆土豆,还有蒸南瓜、番薯粥、面疙瘩……小孩儿只管拿上碗筷和调羹,这家吃一口,那家喝一勺,一轮吃下来,这台风日彻底变成了增肥日。

台风日的晚上,村子里通常会断电。可是这有什么要紧,点上蜡烛,一家人围在一起开始享受温馨的故事时光。先是父亲,一张嘴便是一九五六年象山江登陆的十八级台风。其实父亲口才并不好,可是每每描述起当时那种惊险恐怖的场景,却总是听得我们为之动容,仿佛身临其境,也深深为父亲能死里逃生而庆幸。父亲这辈子只会讲这样一个故事,而我们却百听不厌。接着是母亲,号称故事大王的她肚子装满了各种龙王故事。她说每一次台风都是某龙王在做法,他要趁机收走一批坏人。我们深信不疑,也更加坚定要当一个好人的决心,免得被龙王收了去。

台风走了,村子恢复了平静,大伙儿又开始各忙各的生活。甚至连晚上的故事时间也被电视节目所代替。于我,竟有些隐隐的失落,暗地里偷偷祈祷台风能再来一次。

时光流逝,岁月无情,惟台风对我们宁波依然一往情深,每年必来拜访,从不失约。离开咸祥的我,躲进了都市里更为牢固的商品房,所以不再害怕会被台风刮走,或者被龙王收走。粗粮细粮早已备下,所以也不必担心会挨饥受饿。家里有电脑有手机有书,所以也无须忧虑会寂寞会无聊。台风日倒更像是一个难得清闲的美好日子,当然这是对我这类普通老百姓来说的,抗台人员除外。

但是,我还是会忍不住深深地怀念那时那台风。也许,这就是所谓的乡愁吧。

风过疏竹

□耿艳菊

午后有风,寂静的办公室里听到风从院中老杨树的枝叶间穿过,一阵又一阵沙沙作响,不禁想到了竹。竹有远意,与现实生活的烟火味隔着一小段距离,是幽的,静的,雅的,淡的,还有一点点的清高。梅兰竹菊,梅兰菊常开在寻常人家的院子里,竹似乎就有点小众了,这小众其实就是那袅袅于烟尘之外的一缕诗意和古意。

我们这座二进的小四合院不知道有多少岁月深深在其中,朱红的大门依旧,木格窗依旧,青石板依旧,寂静依旧。站在院里,总会想很久之前,最初是什么样的人家住在这里,是寻常人家吧?小院子里没有竹,却有寻常人家的亲切,有叽叽喳喳的鸟鸣。可是也有遗憾,少了一分潇潇疏竹的诗意和淡雅。

小院所在的胡同悠久,胡同里也就有很多悠久的深深庭院。每天下了地铁,走进胡同,不多远,就会路过一个养了竹子的院子,大门总是开着的,那窈窕的绿竹子在风中摇摇曳曳,就成了路人眼中的风景。有一回,见一个清洁人员在竹下清扫路面,非常慢,简直像慢镜头。后来他干脆停了下来,坐在竹下,竟从兜里摸出一只口琴,轻轻吹起来。真让人惊讶,可是也合情合理,谁心中不藏着一方诗意的天空呢?

与我们这条胡同隔了两条胡同的胡同里有一所学校,沿着学校一旁的围墙,有长长的一大丛翠竹子,盈盈可喜。我每每散步路过那里,看学生三五成群从竹子前走过,觉得他们真是幸福。竹子在淡远之外,其实还有书香的意味。

我整个少年时期都生活在中原乡村,花草植物并不罕见,唯有竹子只在小学校长家的院子里见过。那是仰望了,一种有别于花草的雅趣,养在书香人家。后来看到竹子总有别样的情感,大概也是那时候积下的铺垫。

喜欢梅、兰、菊的人多,喜欢竹子的人亦不少。

读《红楼梦》,二十三回里这样写道:只见黛玉正在那里,宝玉便问他:“你住在那一处好?”黛玉正盘算这事,忽见宝玉一问,便笑道:“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。我爱那几竿竹子,隐着一道曲栏,比别处幽静些。”宝玉听了,拍手笑道:“合了我的主意了,我也要叫你那里住。我就住怡红院,咱们两个又近,又都清幽。”

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心照不宣的懂得。林黛玉爱竹的那份幽静淡泊,不流于俗的清高,所以当众人纷纷劝贾宝玉求学上进考功名的时候,而“林妹妹从不说那些混账话”。

苏东坡爱竹,他在《于潜僧绿筠轩》写: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这样的爱竹之心真是直白高蹈。苏东坡又嗜美食,世人皆知“东坡肉”,可是若不得不二选一,他还是坚定地要那不俗心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诗、书、画世称“三绝”,一生画竹、写竹最多。他说:“吾之竹清俗雅脱乎,书法有行款,竹更要行款,书法有浓淡,竹更要有浓淡,书法有疏密,竹更要有疏密。”可见,郑板桥最懂竹,堪称竹的知己。

看郑板桥的《清风疏竹图》,三两淡墨便把竹的气韵跃然纸上,并在一旁题诗:一两三枝竹竿,四五六片竹叶。自然淡淡疏疏,何必重重叠叠。“淡淡疏疏”亦是淡淡疏疏,郑板桥疏放不羁、恣情山水的形象和个性都在这画里诗中了。

清风疏竹,“疏”字用得精当恰好,本意指清除阻塞,使畅通,可引申为事物间距离大,空隙大,即疏松、疏朗、疏旷、疏阔。《菜根谭》中也有关于疏竹的妙语:“风来疏竹,风过而竹不留声;雁渡寒潭,雁去而潭不留影。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,事去而心随空。”竹的清幽不俗的远意,其实是一种疏疏朗朗的人生态度。而林黛玉守着竹,只清高幽静了,不知疏,终至令人心疼的境地。

洁尘在《好好写,更要好好过》中说:“我喜欢过得好、过得舒展、过得不拧巴的人,我喜欢接近这种气场通顺的人。”风过疏竹,就应是这种舒展的状态。喜欢竹,是想让自己做个气场通顺、明朗疏阔的人。

